



云的南边

YUN
DE
NANBIAN

蒋蓓

著
JIANBEI
ZHU

冰心奖——

用小桔灯点燃文学的梦想，

指引热爱文学的人们前行的道路。

用爱撒播下文学的种子，

滋润童年的心灵岁月。

繁星春水
冰心奖

大奖书系

BIEXINJING·DAJIANGSHUXI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云的南边

YUN
DE
NANBIAN

蒋蓓

著
JIANGBEI
ZHU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的南边/蒋蓓著. —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 8

(繁星春水 冰心奖大奖书系)

ISBN 978-7-5342-8108-2

I. ①云… II. ①蒋…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87.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2434 号

繁星春水 冰心奖大奖书系

云的南边

蒋蓓 著

责任编辑 吴颖

美术编辑 周翔飞

封面绘图 林田绘本工作室

装帧设计 小飞侠工作室

责任校对 沈鹏

责任印制 吕鑫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980 1/16

插页 6

印张 15

字数 162000

印数 1—20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42-8108-2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MULU

≥24双眼睛 / 001

午后 / 033

沿铁道南行 / 049

井一样的男孩 / 067

心远的假期 / 079

伙伴 / 093

回家 / 105

云的南边 / 121

利刃的言语 / 191

天上的奔马 / 203

月光的信笺 / 217

我与写作 / 229



≥24双眼睛

我滚动屏幕，

边看边想：

他们有着怎样的一双双眼睛啊，
看到了云南的这种种。



于是，这种种被分享的凝望，结晶成了晴朗。

——题记

0

“带外公看云南”，眼睛飞快扫过这个标题和它下面的简介，我知道自己讪笑了一下。

因为我在网站注册时“所在地”一栏里填了“云南”，就被推荐关注这个什么“一名十三岁女孩为她挚爱的外公发起的活动”？

所谓“带外公看云南”，是一个叫 Mint 糖的北京女孩说她外公得了什么病只能卧床，所以想请网友帮她外公实现他的夙愿——到云南“看看”。也就是请大家把自己拍到的关于云南

的有特色的照片，配上文字说明上传网络，然后她就捧个电脑在病床前让她外公“看云南”。我读了讪笑是因为我觉得这事挺小儿科的，早就有部法国电影里出现过带着木偶看世界什么的。当然，十三岁的人，原本就是“小儿”。我读了讪笑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女孩是不是想要出名想疯了，真的，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和事情值得相信？就连你的父母在内。

我也十三岁，但过完今年生日的第二天，父母的告知让我彻底告别了“小儿”阶段。

“我师傅，最近偏深沉哦。”几个星期后的一个课间，看着拍着我后背说这话的同班死党，我心想，如果他也像我一样瞬间得知自己被一个精心编织的俗套极了的谎言蒙骗了很久，是否还能再如从前那样因为以为自己活得有着有落而笑得没心没肺？

新一轮月考班级排行，我只下滑了8位，实在算个奇迹。

“跟你妈妈离婚五年了。”“你还有个妹妹，后妈生的。”“房子和车子都归你和你妈妈。”“将来你留学的费用准备好了。”……这一切事实，突然在“一直没有告诉你是为了不让你受到我们大人的影响，是为了让你健康地成长”这种可笑理由的遮掩下一下子被抖了出来。看着坐在对面沙发上那个语气里没有一丝起伏，被我叫作“爸爸”的男人，和与他隔了一段距离坐着的，眼皮低垂、一声不吭，被我叫作“妈妈”的女人。“拜托！”我在心里喊道，“你们的经历和说法可不可以不要像电视的剧情，来点儿新意！”

讪笑过后，我关闭了那个网页。

（来自：泥浆里 de 鱼，未发布）

MS^①我是第一个准备“带外公看云南”的人哦。

外公，我不带你去看大理、丽江和西双版纳，我想带你看看我的家乡。

人们管云南叫“红土高原”，因为云南的气候温暖而湿润，土壤里头的铁质经过氧化慢慢沉积下来，慢慢就有了鲜亮的色彩。我的家乡东川，有一片方圆超过百里的区域，因为颜色纯粹，是“红土高原”上最最典型的红土地。

每年9到12月，总有很多扛着三脚架、背着高档相机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拍下翻耕待种和长着青苗的麦田这样红绿相间的土地。他们真憨，从来不会把在地里劳动的农人也给拍进去，他们不懂，粮食喂养了我们，但粮食却是由农人喂养的。所以，我用我的傻瓜相机在拍下红土地的同时，拍下那些弯着腰在地里忙碌的农人。外公请看，照片里这些农人是不是也和他们身边的麦苗一样，亮堂堂的？

（来自：船袜子皮皮，发布于2012—07—18）

①MS：即网语“貌似”。取“貌似”二字汉语拼音的声母而成。

2

这三张照片算不算是我们班的一次作业？

如果算，那就是新来支教的老师布置的作业。

新来支教的老师有一部可以上网的手机。

刚知道又有老师要来，班里同学便约好了不要喜欢她，因为我们不太喜欢上一个支教老师、再上一个支教老师以及再再上一个支教老师。

这些老师没什么不好，只是他们每人每次一两个月的来来去去搞得就像有时候天上那些追着风跑的云彩，你还没怎么瞅清楚、记心里呢，它们就飘远了。

毎回支教老师一走，然后，我们就又得一次次地重新面对远翠老师。

远翠老师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只是她普通话说得得不准，还从来不会把我们带到教室外围着大树团团坐着上语文课。另外，远翠老师有一些东西认不得，比如，“宽带网”。

有同学听来一个“宽带网”，向远翠老师问起，老师查了她那本都快要被翻破了的《现代汉语词典》还是没能给出答案。“宽带网”，老师把这三个字写在黑板上，微微偏了偏脑袋打量了它们半天，自言自语道：“什么意思呢？”

“是在说北京的小学校吧！”班里外号“钉锤”的男生一边高举了右手，一边脱口而出，“北京的小学校宽敞得很，宽敞

的小学校里有得起篮球场，篮球场上竖得有篮球架，篮球架的筐筐上还挂得起网网！”

我们都觉得“钉锤”一口气说出的“宽带网”太有道理了，把个脑袋点得就像啄木鸟啄虫子时候的嘴巴。

远翠老师却皱了皱眉：“这不是解释，是扩句，不对，也不是扩句。‘宽带网’该是个东西，但它是什么东西呢？”

后来，我们的再上一个支教老师——一个从广州来的大学生听了“钉锤”对“宽带网”的解释后“哈哈”了一连串，“哈哈”得连他的尽头牙都被我们看见了。“哈哈”完了，大学生拍了拍他从广州背来的一个小黑盒子——他的笔记本电脑，说可惜我们这里没被信号覆盖，要不然他就可以让我们看看什么叫“宽带网”了。

广州来的老师解释了一通什么是“宽带网”以后问我们明白了吗，大家其实听得半懂不懂，但都冲老师点头——怕老师嫌我们农村小孩傻。

上一个支教老师——一个从齐齐哈尔来的大学生又给我们解释了一通什么是“宽带网”，大家还是听得半懂不懂，但也都冲他点头——还是怕老师嫌我们农村小孩傻。老师说的好多我们都记不得了，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起有个“地球村”，意思是这是一种先进的情况，多奇怪的说法啊，那些出门打工、念书的人回来，谁不说村庄是个落后的地方？

最新一个支教老师来了。

远翠老师也向她提出了什么叫作“宽带网”的问题。

新来支教的老师说，要弄清楚什么叫“宽带网”得先弄清楚什么叫“互联网”。新来支教的老师说她的手机在我们这里

也可以上网，然后她招呼了远翠老师和班里同学围拢一处，先演示给大家看什么是“互联网”。

这一次，同学们再点头表示明白了时，是真的明白了。

我们开始后悔在老师来之前居然就早早约定了不要喜欢人家。

“云上的家园”——新老师对我们村庄的叫法。

真是，此前我们谁都没有留意过在多少个清晨里把每户人家房前屋后变得朦朦胧胧的云雾！那些新鲜的云雾，是刚刚冒出脑袋的太阳把大地上的水汽用力蒸腾起来凝结而成的；然后，它们有的久久盘在山腰，有的一直向上、向上，直到浓成了一朵一朵悬到天上，洁白、结实，好像随时准备着温柔地覆盖到哪座山头上、哪片水田里……

云南的云，是世间最漂亮的云。新老师说。

新老师说，她要在“云上的家园”教上三年书。

新老师从她的手机上看到有个“带外公看云南”的活动，她问班里同学有什么好的主意没有。

不约而同地，我们都想让外公看看云南的云。

下了学，班里同学分成小组，轮流用老师的手机拍下我们觉得好瞧的云彩，不知不觉间就总共“咔嚓”了几十张，然后大家又围拢一处，挑出了这三张，让老师教我们怎么传到互联网上面请老外公看一看。

第一张，鱼鳞模样的云彩，好像蜡染^①出来的花纹。

① 蜡染：一种中国民间传统纺织印染手工艺。用蜡刀蘸熔蜡在布面绘制花纹后再用蓝靛浸染，成品布面会呈现不规则的“冰纹”，风格独特。

第二张，凤尾模样的云彩，好像下一秒钟就会转身消失不见了。

第三张，莲花模样的云彩，静静地、牢牢地，好像不是飘，而是使劲地亲在天空的脸颊上。

如果这三张“云南的云”的照片算是我们的一次作业，大家都觉得自己这回的作业做得不错。

（来自：一群云上的家园的小学生，发布于2012—07—18）

3

先请外公听个故事吧。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苍山斜阳峰上住着一只白狐狸，她爱上了下关城里的一位白族书生，于是化成人形和那书生交往。洱海边一座寺庙的法师为阻止人妖相恋，施展了法术让书生落进洱海。狐女历尽艰辛去到南海向观音菩萨求到了六瓶风，想用这些风将洱海的水吹干，救出爱人。没想到她救人心切，走得太急，经过下关的天生桥时一不小心跌了一跤，打碎了五个风瓶。从此以后，下关大风不止，成了“风城”。

大理四景“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里头，四季呼啸的下关风排在第一位。

其实，不同于传说里的“因为爱情”，特殊的下关风，是由下关的地势决定的。下关位于苍山和哀牢山之间狭长深谷的

出口，连绵百里的高大屏障——苍山挡住了大气环流，一切气流和季风便只能通过这道深谷进入，于是，有了下关的大风。

外公，您眼前这张相片上的那个家伙，是我。

我把自己塞进镜头是为了让您看看下关的风有多厉害，厉害得把我的头发刮成了这副乱糟糟的样子，简直就是古人说的“首如飞蓬”^①。

（来自：舒迟 or 谷青 or 山鹏，发布于2012—07—18）

4

据说，那时候每逢昆明的街子天^②，都有操着四川口音的师徒四人在市集上兜兜转转一整天却从来不买一件东西。他们就这么东瞅瞅、西看看，为的是观察各色人物的形、神，再回到城外玉案山上的筇竹寺去塑神仙泥像。如此七个寒暑过去，500尊栩栩如生、各具性格的罗汉塑像分立在了寺里正殿对面的两间厢房内外。

120年以后，我走进这两间厢房，隔着玻璃，借着不算明亮的光线，想要重复一遍小时候父亲带我来做过的那个“游戏”——从500尊满身人间烟火气的罗汉泥塑里找到和自己相像的那一尊。我看着他们的一张张面孔，徐徐移动脚步，耳畔

①首如飞蓬：出自《诗经·卫风·伯兮》。首，头发。飞蓬，枯萎后断了根而随风飞旋的蓬草。

②街子天：即“赶集的日子”。

竟隐约传来他们私语和窃笑的声音！

现在上传的这组照片是我从一本图册上翻拍来的，这样子的效果比较清晰，这样子也许可以方便外公对照着找找自己是不是也和五百罗汉当中的哪一个长得比较像呢。

离开寺院的那个黄昏，我并不能肯定自己到底是比较像那个坐在厢房外敞开衣裳、高跷起一条腿的，还是更像那个站在厢房里最高一层的披了头巾的，但我知道，当年从四川远道而来的黎广修师傅还有他的徒弟们的模样，一定就在那五百罗汉当中。

（来自：空罐头，发布于2012—07—18）

5

这张照片摄于2010年8月6日晚，云南文山普者黑。

那天是撒尼^①人的火把节。

篝火熊熊。

荷香飘荡。（普者黑有万亩荷花在夏日里灼灼盛开！）

人们手牵了手围着火堆旋转起舞，把大地跺得闷响。

一阵风过，金色的火花被卷到幽蓝的夜空里，像一串崭新的星星。

（来自：一棵秋天的树，发布于2012—07—18）

①撒尼：彝族的一个支系。

Mint 糖的外公，我也称您作外公吧。

“上个月那块鱼鳞云从雪山的背面 / 回来了，带来桃花需要的粉红，青稞需要的绿，/ 却没带来我需要的爱情，只有吵闹的学生跟着。/ 十二张黑红的脸，熟悉得就像今后的日子：/ 有点鲜艳，有点脏。”^①在和恋人分手并辞了工作以后，偶然读到一位立志要“在变老之前远去”的诗人的诗。不及多想，我搭上长途班车，经过前后总共十五六个钟头的车程，抵达被称作“藏区八大神山之首”的梅里雪山的脚下，想去看看他生前支教的地方。

多幸运啊，这一路上邻座的藏族姑娘汉语流利，沿途讲给我听各种人和事情，她指给我看她自己从前工作过的羊拉小学在哪里。车窗外景象一晃而过，但我还是看清了那学校在一个好高的山头上。姑娘告诉我那里全校不过七八名学生，与藏区所有县城外的小学校一样，每上 15 天的课放 3 天的假，教师需要从山下把吃的、用的背到学校，背去的肉、菜很容易变质。那 3 天假期里，如果帮助周围人家干些农活，时间过得还

^①引自马骅《雪山短歌》之“2.乡村教师”。马骅，1972 年生于天津。1996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2003 年初赴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云岭乡明永村小学任义务教师。2004 年 6 月 20 日，因搭乘的吉普车翻落澜沧江中，遭遇意外，失踪至今。

算快，如果你抱着膝盖坐在屋外哪个空处，不等发上 10 分钟呆，就会知道什么叫作“漫长”——远处雪山无数年间伫立的漫长。

我不禁想那位诗人当年支教的冰川下的学校的条件又会怎样呢，不管怎样，在诗人笔下，“闷声闷气的冰崩^①炫目得仿佛一切如常，只有淡蓝的阳光 / 从冰缝里渗出来。 / 香柏燃烧的烟雾与清香给了它生机， / 让喑哑的土石突然消失，让我的身体和它由浅至无的肤色一起突然在山间颤抖、游移不定。”^②

听了那姑娘的建议，在转车前往诗人当年支教的那个小村之前，我先来了飞来寺远眺神山全貌，于是，就拍到了这张乱云飞渡的主峰卡瓦格博的相片。在大自然沉默不语的雄奇与瑰丽面前，人类的一切文字都只有逊色的份儿吧，所以，请外公您直接看这雪山的模样。如果一定要有文字作补充，就让我记下一串象声词“呜——呜——”，来自刚才吹乱了我头发和围巾的飕飕的风。

（来自：森吉梅朵，发布于 2012—07—19）

①冰崩：冰川上冰体崩落的现象。

②引自马骅《雪山短歌》之“8.冰川”。

这棵生长在西双版纳南糯山的古茶树，据说已经 800 多岁了。

把树上采收下来的茶叶杀青^①、揉捻^②、晒干，就是可以饮用的生普洱茶，如果中途经过发酵加工，则成了熟普洱茶。无论生、熟，散茶都可以蒸压作紧茶，要么是长方形的砖茶，要么是正方形的方茶，要么是圆形的饼茶。

普洱茶并不都出产在普洱，“普洱茶”这个名字里的“普洱”，只是从前茶叶的一个集散地。

进入南糯山半坡老寨后，沿林间小道一路听着潺潺的溪水声前行，大约走了两三公里后，这棵素朴的古树才出现。如果不是旁边立了块写着“保护千年茶王，人人有责”的牌子，我不一定认得出它呢。

树根深深扎进泥土，长了苔藓的绿灰的树皮上好多隆起的筋和纵裂的纹，至少 3 米高的主干撑开一冠绿荫，头顶的天空不知飘过了多少云彩，长长的虬枝也不知歇过了多少小鸟，可

①杀青：茶叶加工制作的第一道工序。即把采摘下的嫩叶加高温以抑制发酵，使其保持固有的绿色，同时减少叶中水分，使叶片变软，便于进一步加工。

②揉捻：茶叶加工制作中的一道塑形工序。通过揉捻让叶子里所含的物质渗到叶面，同时使叶片卷紧成所需要的形状。